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一

游太華山記

出省城，西南二里下舟，兩岸平疇夾水。□里田盡，菴草滿澤，舟行深綠間，不復知為滇池巨流，是為草海，草間舟道甚狹，遙望西山繞臂東出，削崖排空，則羅漢寺也，又西□五里抵高峽，乃捨舟登陸高峽者，西山中遜處也。南北山皆環而東出，中獨西遜，水亦西逼之，有數百家倚山臨水，為迤西大道。北上有傳園；園西上五里，為碧雞關，即大道達安寧州者。由高峽南上，為楊太史祠，祠南至華亭、太華，盡於羅漢，即碧雞山南突為重崖者。蓋碧雞山自西北互東南，進耳諸峰由西南互東北，兩山相接，即西山中遜處，故大道從之，上置關，高峽實當水埠焉。

余南一里，飯太史祠。又南過一村，乃西南上山，共三里，山半得華亭寺。寺東向，後倚危峰，草海臨其前。由寺南側門出，循寺南西上，南逾支隴入腋，共二里，東南升嶺，嶺界華亭、太華兩寺中而東突者。南逾嶺，西折入腋湊間，上為危峰，下盤深谷，太華則高峙谷東，與行處平對。然路必窮極西腋，後乃東轉出。腋中懸流兩派墜石窟，幽峭險仄，不行此徑不見也。轉峽，又東盤山嘴，共一里，俯瞰一寺在下壑，乃太平寺也。又南一里，抵太華寺。寺亦東向，殿前夾壩皆山茶，南一株尤巨異。前廊南穿廡入閣，東向瞰海。然此處所望猶止及草海，若濛濛浩蕩觀，當更在羅漢寺南也。

遂出南側門，稍南下，循塢西入。又東轉一里半，南逾嶺。嶺自西峰最高處東垂下，有大道直上，為登頂道。截之東南下，復南轉，遇石峰嶙峋南擁。輒從其北，東向墜土坑下，共一里，又西行石叢中。一里，復上躡崖端，盤崖而南，見南崖上下，如峰房燕窩，累累欲墜者，皆羅漢寺南北庵也。披石隙稍下，一里，抵北庵，已出文殊岩上，始得正道。由此南下，為羅漢寺正殿；由此南上，為朝天橋。橋架斷崖間，上下皆嵌崖，此復窮崖中墜。橋度而南，即為靈官殿，殿門北向臨橋。由殿東側門下，攀崖躡峻，愈上愈奇，而樓、而殿、而閣、而宮，皆東向臨海，嵌懸崖間。每上數□丈，得斗大平崖，輒杙空架隙成之。故諸殿俱不巨，而點雲綴石，互為披映，至此始擴然全收水海之勝。南崖有亭前突，北崖橫倚樓，樓前高柏一株，浮空漾翠。並樓而坐，如倚危檣上，不復知有崖石下藉也。抱一宮南削崖上，杙木棧，穿石穴，棧懸崖樹，穴透崖隙，皆極險峭。度隙，有小樓黏石端，寢龕炊灶皆具。北庵景至此而極。返下朝天橋，謁羅漢正殿。殿後崖高百仞。崖南轉折間，泉方淳崖麓，乃朝天橋迸縫而下者，曰勺冷泉。南逾泉，即東南折，其上崖更崇列，中止濛濛一縷若腰帶，下悉隕隙崩崖，直插海底，坪間梵宇仙宮，次第連綴。真武宮之上，崖愈杰竦，昔梁王避暑於此，又名避暑台，為南庵盡處，上即穴石小樓也。更南，則庵盡而崖不盡，穹壁覆雲，重崖拓而更合。南絕壁下，有猗蘭閣址。

還至正殿，東向出山門，凡八折，下二里抵山麓，有村氓數□家，但網為業。村南即龍王堂，前臨水海。由其後南循南崖麓，村盡波連，崖勢愈出，上已過猗蘭舊址。南壁愈拓削，一去五里，黃石痕掛壁下，土人名為掛榜山。再南則崖回嘴突，巨石壘空嵌水折成壘，南復分接屏壁，雄峭不若前，而兀突離奇，又開異境。三里，下瞰海涯，舟出沒石隙中，有結茅南涯側者，亟懸仄徑下，得金線泉。泉自西山透腹出，外分三門，大僅如盎，中崆峒，悉巨石欹側，不可入。水由壘門出，分注海。海中細魚溯流入洞，是名金線魚。魚大不逾四寸，中腴脂，首尾金一縷如線，為滇池珍味。泉北半里，有大石洞，洞門東瞰大海，即在大道下，崖傾莫可墜，必迂其南，始得透迤入，即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沒處也。門內石質玲透，裂隙森柱，俱當明處。南入數丈輒暗，覓炬更南，洞愈崇拓。共一里，始轉而分東西向，東上三丈止，西入窈窕莫極。俱火炬不給，乃出。

上山返抱一宮。問山頂黑龍池道，須北向太華中，乃南轉。然池實在山南金線泉絕頂，以此地崖崇石峻，非攀援可至耳。余輒從危崖歷隙上，壁雖峭，石縫多稜，懸躍無不如意。壁紋瓊葩瑤莖，千容萬變，皆目所未收。素習者惟牡丹，枝葉離披，佈滿石隙，為此地絕邁，乃結子垂垂，外綠中紅，又余地所未見。土人以高遠莫知彩鑿，第曰山間野藥，不辨何物也。攀躋里餘，遂躡巔，則石萼鱗鱗，若出水青蓮，平散竟地。峰端踐側鏗而南，惟西南一峰最高。行峰頂四里，凌其上，為碧雞絕頂。頂南石萼駢叢，南墜又起一突兀峰，高少遜之，乃南盡海口山也。絕頂東下二里，已臨金線泉之上，乃於聳崖間觀黑龍池而下。

滇中花木記

滇中花木皆奇，而山茶、山鵝為最。

山茶花大逾碗，攢合成球，有分心、卷邊、軟枝者為第一。省城推重者，城外太華寺。城中張石夫所居朵紅樓樓前，一株挺立三丈餘，一株盤垂幾及半畝。垂者叢枝密乾，下覆及地，所謂柔枝也；又為分心大紅，遂為滇城冠。

山鵝一花具五色，花大如山茶，聞一路迤西，莫盛於大理、永昌境。

花紅，形與吾地同，但家食時，疑色不稱名，至此則花紅之實，紅豔果不減花也。

游顏洞記

臨安府顏洞凡三，為典史顏姓者所開，名最著。余一至滇省，每飯未嘗忘鉅鹿也。遂由省中南過通海縣，游縣南之秀山。上一里半，為灑穹宮。宮前巨山茶二株，曰紅雲殿。宮建自萬曆初，距今才六□年，山茶樹遂冠南土。又南抵臨安府。城南臨瀘江；此江西自石屏州異龍湖來，東北穿出顏洞；而合郡眾水，亦以此洞為泄水穴也。

於是覓一導游者於城東接待寺。顏洞大道，當循城而南，渡瀘江橋；導者從寺前隔江東北小路行，遂不得渡瀘江，東觀三溪會合處。由寺北循塘岸東行，塘東皆紅蓮覆池，密不見水。東北□五里，渡賽公橋。水自西北來，東南入瀘。又五里，上山，為金雞峭。峭南瀘江會諸水，由此東入峽。峽甚逼，水傾其中，東抵洞口尚里餘。望洞頂石崖雙劈，如門對峙，洞正透其下，重岡回夾之，不可得見。求土人導入，皆曰：「水漲流急，此非游時。若兩月前水涸，可不橋而入；今即有橋，亦不能進，況無橋耶！」橋非一處，每洞中水深處，輒架木以渡。往例按君來游，架橋費且百金，他費亦百金。土人苦之，乘普酋兵變，托言洞東即阿迷境，叛人嘗出沒此，遂絕官長游洞者。余必欲一至洞門，土人曰：「須渡江南岸，隨峽入，所謂瀘江橋大道也。」始悔為導者誤，乃舍水洞，覓南明、萬象二陸洞。

從峭東下坡，復上山登頂。東瞰峽江環峽東入，洞門即在東峽下。余所登山處，正與其上雙崖平對，門猶為曲掩，但見峭崖西向，湧水東傾，搗穴吞流之勢，已無隱形矣。東北三里，逾嶺脊下山。二里，則極東石壁回聳，如環半城，下開洞門北向。余望之有異，從之直下，一里，抵峽中。一又一里半，抵東壁下。稍南上，洞門廓然，上大書「雲津洞」，蓋水洞中門也。游顏洞以雲津為奇；從前門架橋入，出後門，約四五里，暗中傍水行，中忽辟門延景，其上又絕壁迴環，故自奇絕。余不能入其前洞，而得之重嶠絕巖間，且但知萬象、南明，不復知有雲津也，誠出余意外。遂瞰洞而下。洞底水從西南穴中來，盤門內而東，復入東南穴去。余下臨水湄，逕之，水闊三丈，洞高五六丈，而東西當門透明處，徑可二□丈。但水所出入，直逼外壁，故非橋莫能行。出水西穴，漸暗不可遠窺；東為水入穴處，稍旁拓，隔水眺之，中垂列乳柱，繽紛窈窕。復上出洞外，上眺東南北三面，但環壁無可上。

仍西出舊道，北上山。東一里，逾嶺，已陟東壁迴環上。嶺埠中東向一里，其地南北各起層峰，石崖時突，萬象洞即在北崖上，乃導者妄謂在南崖下。直下者一里，抵南崖。一洞東向，高四丈，水從中湧出，兩崖角起，前對為峽，水出洞破峽，勢極雄壯，蓋水洞後門也。又東二里，抵老鼠村，執途人問之，萬象洞在西北嶺上，即前所從下山處，洞甚深，歷降而下，底與水洞通。余欲更至洞門，夜色已合，去宿館尚□里。念此三洞，慕之數□年，趨走萬里，乃至而叛彝阻之，陽侯隔之，太陽促之，導人又誤之，生平游履，斯為最厄矣！

隨筆二則

黔國公沐昌祚卒，子啟元嗣爵。邑諸生往祭其父，中門啟，一生翹首內望，門吏杖箠之。多士怒，亦箠其人，反為眾桀奴所傷，遂訴於直指金公。公諱城，將逮諸奴，奴聳啟元先疏誣多士。事下御史，金逮奴如故。啟元益嗔，徵兵祭纛，環直指門，發巨炮恐之，金不為動。沐遂掠多士數□人，毒痛之，囊其首於木。金戒多士毋與爭，急疏聞。下黔督張鶴鳴勘，張奏以實。時魏璫專政，下調停旨，而啟元愈猖狂不可制。母宋夫人懼斬世緒，泣三日，以毒進，啟元隕，事乃解。宋夫人疏請，孫稚未勝爵服，乞權署名，俟長賜襲。會今上登極，憐之，輒賜敕實授。即今嗣公沐天波，時僅歲一周支也。

普名勝者，阿迷州土寇也。祖者輅，父子為亂三鄉、維摩間。萬曆四□二年，廣西郡守蕭以裕，調寧州祿土司兵合剿，一鼓破之，輅父子俱就戮，始復維摩州，開三鄉縣。時名勝走阿迷，寧州祿洪欲除之。臨安守梁賁夢、郡紳王中丞撫民，畏寧州強，留普樹之敵，曲庇名勝。初猶屯阿迷境，後□餘年，兵頓強，殘破諸土司，遂駐州城，盡奪州守權。崇禎四年，撫臣王伉憂之，裹氈笠，同二騎潛至州，悉得其叛狀，疏請剿。上命川、貴四省合剿之。石屏龍土司兵先薄漾田，為所殲。三月初八日，王中丞親駐臨安，布政周世昌統□三參將，將本省兵萬七千人，逼沈家墳。賊命黎亞選扼之，不得進，相持者二月。五月初二日，亞選自營中潛往為名勝壽，醉返營。一童子泄其事於龍。龍與王土司夜劫之，遂斬黎；進薄州城，環圍四月，卒不下。時州人廖大亨任職方郎，賊恃為奧援，潛使使人京縱反間，謂普實不叛，王撫起釁徵功，百姓悉糜爛。於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，兵不千人，即叛可傳檄定，何騷動大兵為？而王宮諭錫袞、楊庶常繩武，各上疏言宜剿。事下樞部議。先是王撫疏名勝包藏禍心已久，前有司養疽莫發奸，致成難圖蔓草，上因切責前撫、按。而前撫閔洪學已擢塚宰，懼勿能自解，即以飛語慫恿大司馬。大司馬已先入部郎言，遂謂名勝地不當一縣，撫、按比周，張大其事勢，又延引日月，徒虛糜縣官餉。疏上，嚴旨逮伉及按臣趙世龍。□月□五日，撫、按俱臨安就逮。□二月□八，周世昌中銃死，□三參將悉戰沒。五年正月朔，賊悉兵攻臨安，詐郡括萬金犒之，受金，攻愈急。迨□六，城垂破，賊忽退師，以何天衢襲其穴也。天衢，江右人，居名勝□三頭目之一，見名勝有異志，心不安，妻陳氏力勸歸中朝，天衢因乞降，當道以三鄉城處之，今遂得其解圍力。後普屢以兵攻三鄉，各相拒，無所勝，乃退兵，先修祖父怨於寧州。方攻寧時，洪已奉調中原，其母集眾目，人犒五金、京青布二，各守要害，賊不得入。後洪返，謂所予太重，責之金，諸族目悉解體。賊謀知，乘之入，洪走避撫仙湖孤山，州為殘破。歲餘，洪復故土，鬱鬱死。賊次攻石屏州，及沙土司等□三長官，悉服屬之。志欲克維摩州南魯白城，即大舉。魯白城在廣南西南七日程，臨安東南九日程，與交趾界，城天險，為白彝所踞。名勝常曰：「進圖中原，退守魯白，吾無憂矣。」攻之三年，不能克。七年九月，忽病死。子福遠，方九歲。妻萬氏，多權略，威行遠近。當事者姑以撫了局，釀禍至今，自臨安以東、廣西以南，不復知有明官矣！至今臨安不敢一字指斥，旅人詢及者，輒掩口相戒，府州文移，不過虛文。予過安莊，見為水西殘破者，各各有同仇志，不惜為致命；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，不意一婦人威略乃爾！南包沙土司，抵蒙自縣；北包彌勒州，抵廣西府；東包維摩州，抵三鄉縣；西抵臨安府；皆其橫壓之區。東唯三鄉何天衢，西唯龍鵬龍在田，猶與抗鬥，餘皆聞風備伏。有司為之籠絡，仕紳受其羈勒者，□八九。王伉以啟釁被逮，後人苟且撫局，舉動如此，朝廷可謂有人乎！夫伉之罪，在誤用周世昌，不諳兵機，彌連數月，兵久變生耳。當時止宜責其遲，留策其後效。臨敵易帥且不可，遽就軍中逮之，亦太甚矣。嗟乎！朝廷於東西用兵，事事如此，不獨西南彝也！